

與名人有約系列



■許建勳和許子浩正在看其中一件展品——刺繡文官龍袍。

在上星期，筆者到香港大學的美術博物館出席「高風世承：廣州許氏家族」展覽的開幕禮——通過嶺南第一家族的傳奇故事，追溯近現代中國的發展，也作為辛亥革命及香港大學百周年紀念活動之一。眾多展品除了相片、文獻等之外，還有其他珍品，包括殿試試卷、一品文官袍服、翡翠如意、金銀線壽帳等，可以看到從晚清到新中國成立這段時期，許氏家族成員在歷史中所擔當的重要角色。這聽來好像很嚴肅。不過，當筆者跟這次展覽其中兩位「搞手」傾談過後，即廣州許氏宗親會理事長、著名文物鑒藏家許建勳(Humphrey)，以及宗親會理事兼秘書長、傳媒公司董事許子浩(Danny)，反而發現原來這次不只是一個家族的展覽而已。

「這次展覽可以成功舉行，首先要靠『丁公』丁新豹博士，是他策劃展覽的，又寫中文文稿，還有很多人協助，包括很多地方的博物館及檔案機構。你看這本畫冊，中文是丁公寫的，英文就是我譯的，也要特別多謝設計的陳麗香，你看，我覺得很好，Danny也有協助校對……」許建勳還未坐下，就送上畫冊《高風世承》。

「說真的，如果你看過我們的展覽，會對近現代中國有另一番認識，我們不是標榜我們許氏有多厲害，而是想透過一個家族歷史，原來可以這麼跟中國大歷史聯繫上。」許子浩這樣說。

文：曾家輝 攝(部分)：莫雪芝



■許建勳和眾許氏名人。

許子浩 許建勳 大家族就是這樣精彩！



■許建勳及許子浩捧着畫冊《高風世承》。

其實，筆者和許建勳及許子浩是邊吃着午餐，邊聽着他們訴說這次展覽的故事。「這樣訪問可以輕鬆些，不用那麼嚴肅。你先點東西吧，之後我才告訴你這次展覽的點點滴滴……」「原來你也是丁公的學生，那你也知道他的出身啦……」「雖然他是我的長輩，但我們都是以Humphrey和Danny互稱，很親切的。」「Danny是很落力的，對家族的資料也很熟。」

就在這樣兩叔姪你一言我一語的環境中，完成了這次訪問，如果要筆自己承認許氏家，可能真的要用上很長時間，令人佩服他們對哪個時間、哪個許家家族成員做了甚麼事都可以記得那麼清楚，實在比看展品及圖冊更精彩。

問：這次展覽有何特別之處？

建勳：這次展覽的緣起，真的是拜丁公所賜，他認為我們許氏原來和近當代中國有那麼深的關係，從晚清到新中國的成立，國家起了翻天覆地的轉變，而廣州許氏正是在這個時期崛起，一代代的許氏子弟見證了一個個歷史片段。

子浩：我們也明白有很多大家族會出書，說自己的家族出了甚麼名人偉人，但他們都是以口述為主，頂多配以舊照片，但我們不同，丁公是有名的學者，有他的考證，加上我們這次特別向中國內地、香港及外國的博物館、美術館、檔案館等借出相關的歷史文獻，所以不是要隱惡揚善，而是希望以一個家族歷史，去補充大家所認識的大歷史，或許會有所啟發。

問：展品方面又如何？

子浩：今次大部分展品都是向香港藝術館、英國檔案館、港大美術博物館等借，因為我們盡量先用這些已被專家審定的藏品，以顯示出這次展覽的可信性。不過，你可以看到其他展品主要都是來自Humphrey那宅的，這也是原因的。

建勳：我的曾祖父許應麟是慈禧太后的寵臣。到了辛亥革命，滿清政府大勢已去，清朝臣子紛紛南下。許應麟的子孫在1905年已帶着家當移居香港，所以擁有的珍貴文物沒有在內地遭軍閥割據、內戰和文革等時期被搶奪或破壞。不過，慈禧太后賞賜給許應麟的夜明珠，在長子許秉璋夫人帶來港後賣掉了，當時她將賣得的錢買下整條灣仔日街和月街，所以成為香港第一女富豪。

問：你們是不是自小已對自己家族的歷史這麼有興趣？

子浩：其實我年輕時對家族的事可說是一無所知，直至1986年，當時第一次知道祖先的歷史，心情很激動，從沒想過小時候讀書認識的歷史人物，原來與自己家族有關。在1986年之前，我很抗拒返內地，如果不是外籍女朋友想去看，家人又叫我順道探探哥，我也不知自己原來有這樣的家族背景。表哥盧延光一直有研究許家歷史，2000年為廣州藝術博物院院長，2004年編著《廣州第一家族》一書。當時表哥將家族的歷史放在我面前，我感到很激動，自此就開始尋根，每年都返廣州拜山，現在兒子跟他一起回鄉春秋二祭。

問：你對自己家族出了這麼多名人有何感想？

子浩：歷史上曾顯赫一、兩代的大家族並不鮮見，但若六代都有所建樹，且與近代歷史有這麼緊密關係的，就不多了。我可以很自豪的說，我們家族真的出了很多人才，第一代許庭曾曾任廣州鹽商，也剿海盜、開辦私塾，希望後人能求學進仕，令家族基業歷久不衰。而第二代許祥光就是許家第一位進士，既是「學而優則仕」的代表，又積極投身抗英運動，因捐資修築九龍城寨而揚名。以許應麟、許應麟和許應鏞為代表的第三代繼續活躍官場：許應鏞上萬言書得到翁同龢賞識；許應鏞推行洋務，晚年任閩浙總督，卻因不肯壓榨災民而被光緒解職。我們前五代或官或商或從軍，到了第六代，可說是不問政事，多投身科技領域，例如曾擔任新中國航空總工程師的許錫鏞。我自己覺得如果有家規的話，我們許氏應該是不畏強權，如許崇智面對汪偽政權的主動示好，嚴詞回絕，對理想和正義的堅守，支持家族生生不息至今日。

問：之後你們還有其他計劃嗎？

子浩：除了舉辦展覽及出書，我們會拍電視劇紀錄片，又計劃完成這次展覽後，會在台灣、廣州等地舉行展覽，但主題可能會有些不同，展品也有所改動，但一切還是在磋商中。作為許家後人，想我們許氏的下一代更清楚自己家族，不想他們忘本。

面對着許建勳及許子浩，筆者難得認識到有人如此關心自己的家族。或者大部分香港人只知道小家庭，而不知大家族，對中國傳統的宗族文化更是不知是何物。雖然自己不是出身自甚麼名門望族，但尋根也是對自己家人的一種關愛的表現。

建勳與子浩簡介：



許建勳，廣州許氏家族十宅許禮光後人，許應駁曾孫。他是香港著名文物鑒藏家，藏品以鼻煙壺為主，亦收藏其他中國文物，現為總部位於美國馬利蘭州的世界中國鼻煙壺協會董事，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管理委員，曾參與編寫多份文物館展覽圖錄，其藏品曾在香港、澳洲及美國展出，並在世界各地作文物專題演講。



許子浩，廣州許氏家族七宅許祚光後人，許崇年長孫。1999年至今擔任崇天投資有限公司及千秋傳媒有限公司董事，1998年及1999年任職美國哥倫比亞三星國際電視公司高級副總裁及亞洲區電視製作主管，並擔任台灣「超級電視」行政總裁。1981年至1998年擔任香港藝聯傳播有限公司總裁。

「高風世承：廣州許氏家族」
展期：即日起至2012年
2月26日
地點：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

文化名人面對面

讓我們認識溫和的劉心武

劉心武是中國當代著名作家及紅學研究家，他的作品以關注現實為特徵，當年被視為傷痕文學代表作的短篇小說《班主任》成名，並曾以長篇小說《鐘鼓樓》獲得「茅盾文學獎」。2011年3月《劉心武續紅樓夢》的推出引起了社會各界的軒然大波，有讚賞，也有反對，但他堅持自己最初的想法，寫出了心目中的《紅樓夢》大結局。

問：俞平伯曾說過，任何對於《紅樓夢》的續寫都是不自量力，你為何還要花7年來完成《紅樓夢》的續寫？

劉：俞先生一生也很坎坷，他是在年輕時候說過這些話，因為他敬重《紅樓夢》，而且特別欣賞前八十回，所以覺得續寫是很艱難及不可能的。這句話對我來說沒有約束力，我也很早就讀過了。我沒有像你說般有個甚麼計劃，要用幾年時間來完成一件甚麼事。我從04年起就退休了，我只是個沒有工作任務的退休老頭，並非專業作家。

問：你不喜歡被別人用專業作家來命名嗎？你希望別人怎麼介紹你呢？

劉：我確實不是專業作家。咱們國家對專業作家是有規範的，一級作家、幾級作家是有職稱系列的，我不在那個系列裡面，我只是一個退休金領取者，這是非常準確的一個定位。當然我也寫作，因為從小就愛好寫作，我也有寫文章及出版書籍，一些報刊願意發表我的作品，出版社也接受我的書稿。我有讀者，他們不太在乎我有沒有名片，也不在乎我有甚麼頭銜。

問：寫作對你來說是工作還是興趣？

劉：當然是興趣，我沒有這個工作任務。今天如果我是作家協會一個專業作家的話，是有工作任務的，如每年要向自己的機構去報告自己的寫作計劃，有時候還會申請一些中央協會的經濟上的資助作為扶持性的專案的寫作資金，這些我都是沒有的。

問：中國古代有非常多的著作，為何你單指《紅樓

夢》作為我們中國年輕人或整個中華民族的一個文化標誌及一個文化常識，你覺得這本著作那麼重要嗎？

劉：我早就有這個感覺。我們國家改革開放後，進入了大量外來文化，這是好的事情，但外國文化湧入後，有部分年輕人對自己民族的文化完全蔑視，有人跟我說《紅樓夢》是一本破書。對《紅樓夢》這樣的我們民族文化經典，你可以說不喜歡它，也可以沒有時間閱讀它，你可能窮一生都沒有通讀它，但你要尊重它，不可以褻瀆它。因為《紅樓夢》天賦浩蕩，內容浩瀚豐富，而作家本身又提出終極追問。在古本《紅樓夢》裡面你會看到一首詩，我只吟一句叫做「浮生著甚苦奔忙」，這句話對我們每個人都有用。每個人都要懂得嚴肅地問自己，我們生存在究竟為甚麼？曹雪芹最後通過這部小說終極叩問，然後透



■劉心武在簽名簿上留言。

過寶玉這個藝術形象，告訴你要追求真實的感情，他甚至想創立「情教」。他告訴你人生雖然「短暫」，有些青春或青春女孩的生命像花朵一樣，很快就凋謝，他透過《葬花詞》告訴你短暫的，真實的情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應該珍視和追求真情。

所以如果你認真閱讀《紅樓夢》的話，你就會懂得我們中國的方塊字、文化發展是能夠達到一個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偉大的作家作品相比都不遜色的地步。要懂得這點，作為中國人，我們不要有文化自卑，要建立一種文化自信，不要否定自己民族優秀經典的文本。

本文摘自香港電台普通話台與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華夏之聲聯合播出的《文化名人面對面》。節目逢星期日下午三時至四時在普通話台播放，港台網站(rthk.hk)直播及提供節目重溫。